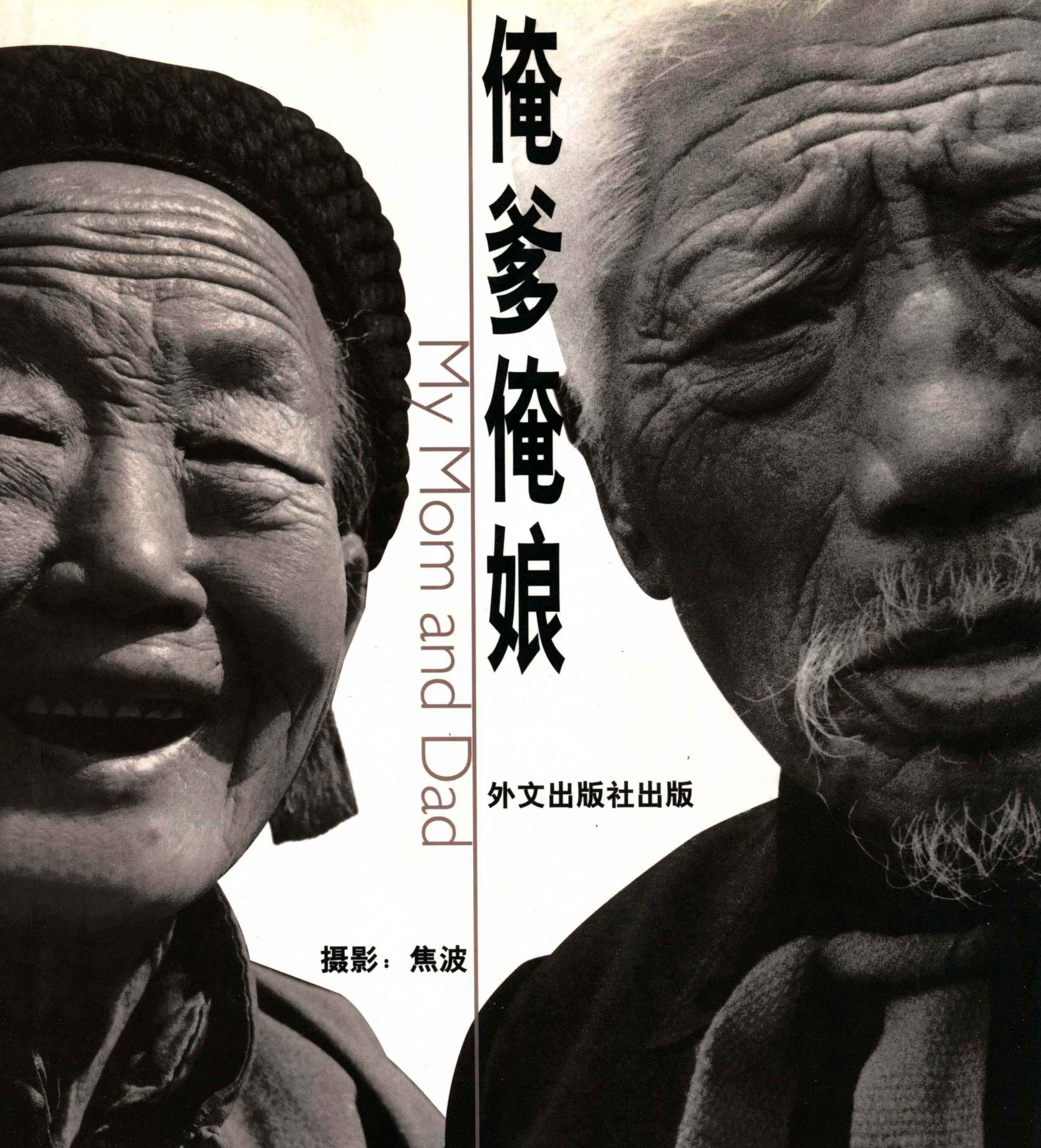




俺爹俺娘

My Mom and Dad

外文出版社出版

摄影：焦波



俺爹俺娘

焦波 摄影

外文出版社

图书出版编目 (CIP) 数据

俺爹俺娘 / 焦波摄影、撰文。—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0

ISBN 7-119-02688-7

I. 俺... II. 焦... III. 人像摄影—摄影集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257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摄影、撰文	焦 波
选题策划	兰佩瑾
封面设计	吴 涛
版式设计	元 青
责任编辑	兰佩瑾

俺爹俺娘

焦 波 摄影

出版者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脑制版	深圳麟德电脑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天时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 本	12 开 (225 × 255 毫米)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精
书 号	ISBN 7-119-02688-7/J · 1536 (外) 12800 (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1978年我给爹娘拍的第一张合影。爹64岁，娘66岁。

前言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为办“良民证”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的第二年，爹24岁，娘26岁，他们交了钱，到8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男女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条长凳上照。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爹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不知是没把娘照上，还是别的原因，娘始终没见到自己的相片。爹说，年岁长了，他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以后三十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

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7年春天，我带着岳父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产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娘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当我按别人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还说：“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数都虚了。以后，我还带着人家的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



在田里刨谷苗的老娘，像立在天
地之间的一尊雕像。拍下这个镜
头，我哭了……

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

1983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着照相机。爹看见后又嚷起来：“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

我拍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寄回去给爹娘看，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

我儿子的第一步，
是在娘的扶持下开
始的（1978年）。



爹娘进京为儿子影
展剪彩（1998年）。

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已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

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全当我不在场。我利用窗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获不次于丰收的田野。

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地，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

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相时，爹娘都要



在展览会上娘说：“这照片比真人还大呢！”

给他纠正：“他这不叫照相，叫‘摄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摄影’的。”他们告诉邻居。

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地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上的照片，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摄”几张“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久了，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

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沿当年工农红军长征（注）路线摄影的考察队，这约12,000公里行程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时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多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

一位在京打工妹看《俺爹俺娘》展览时一边抹泪，一边说：“我想回家看望爸爸、妈妈。”



娘在送那些专程从远方而来、
问候自己的陌生人。



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道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摄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二十多年来，我给他们拍的照片已有一大摞。这些照片，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我把这些照片拿给爹娘看，他们十分喜欢，也常对人夸耀：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我带着妻儿回老家给爹贺80岁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分别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了四个字：焦波摄影。

为爹娘拍照持续了二十年，爹娘也近入了耄耋之年。1998年春，我产生了年内在美术馆为爹娘办影展的念头，日期选在了娘的



作者在给参观展览的人签书留念。

86 岁生日那天，而且要让爹娘为影展剪彩。

“啥叫剪彩？”娘不解地问。

“就是两人牵一根红绸子，您和爹把它剪断。”我说。

“那不就瞎（山东方言‘浪费’的意思）了吗？”娘又说。

“你不懂，俺在电视里经常看到领导人这样剪彩！”爹有几分得意。

从此后，爹娘就盼着进京为儿子影展剪彩。娘还对邻居说：“过两天，俺就到北京开会。”在她认为，以往进京开会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她能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是儿子给予的。但离“开会”还有几天，娘却病倒了，住进医院。经过几天治疗，她竟不顾医生劝说，坚持出院，同爹一起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列车上，娘还打着点滴……

第二天，我把娘背进了美术馆，在隆重的开幕式上，爹娘用从老家带来的剪刀剪断了那条红绸布。闪光灯频频闪亮，数十台照相机对着爹娘——爹娘身边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为他们“摄影”的儿子。爹娘哭了，挂着泪花的脸上却带着笑……

（注）1934 年至 1936 年间，位于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力量，北上抗日，进行了战略大转移，行程达 12,000 余公里，简称“长征”。

前 言

一、爹和娘、娘和爹

我的爹和娘	2
娘的小脚	6
爹娘的午睡	11
棺材铺里的最后一口棺材	18
老柜子	24
操劳的一生	32
大包子	36
命大的爹	52
拉大锯	54
爹的学问	59
驴驮子上的故事	60
改大门，盖新房	62
大院子与大笕子	66
爹娘在 1999 年	73

二、亲子情、隔代情、手足情

娘和孩子	84
送行	88
爷爷和孙子	92
娘仅识一个字	98
姊弟情	102
爹娘和傻儿子	112
4 根香蕉	118
过生日	122

三、乡里乡情

看戏	126
灶王	138
窑货岭	142
剪发	148
寿坟、寿衣、打狗棍	150
欢喜团子	154
喜饽饽、喜糕	155
割断绊脚线	158
后土奶奶的生日	163
“西方大路”与“东方大路”	164

四、登泰山、逛北京

爬上泰山极顶	172
爹在北京城较真儿	182
“娘，我抱抱你吧！”	199

后 记



爹和娘，娘和爹

我的爹和娘

到今年——1999年，爹娘结婚就满68年了。

当初，媒人在给爹娘提亲时，奶奶曾托人为爹和娘的婚事算了一卦，爹是大溪水命，娘是石榴木命，水生木，木依水，自然天意，相合相生。但爹娘一个住村东，一个住村西，却没有见过面。

就这样，16岁的爹，18岁的娘，便在吹吹打打声中成亲了。

成亲那天，娘身穿红绸袄、褂，腰系红绸裙，头蒙红布盖头，脚穿绣花鞋，坐着花轿来到我家。迎亲拜堂的爹，身穿大褂，头戴洋草帽，脚蹬黑布靴。爹回忆说，那顶洋草帽还是从20里以外的他舅家借来的。当拜完天地，进入洞房，给娘掀开红盖头的时候，爹才知道娘长得啥样：“个子挺矮，长得不算丑，也不算俊。”这就是娘给爹留下的第

一印象。娘当时低着头，眼睛直往脚下看，新郎到底啥模样，她连瞅都没瞅一眼。

一连几天，新郎新娘不说一句话。不说就不说，爹一大早就外出干木匠活，中午、晚上回来，娘已做好了饭。爹和爷爷奶奶在桌上吃，娘走到锅台边上吃，还是不说话。奶奶又给爹娘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他俩结婚早了一年，这样得“顶头”三年才会扭过弯来。还真是，两年后，两人才开始说话，第三年上有了我大哥，家里才有了点欢乐气氛。“你咋能憋那么长时间不跟爹说话呢？”我问娘，娘说：“他动不动就吵人，不想答理他。”是啊！爹11个兄妹，就剩了他一个，爷爷奶奶宠着他，他脾气倔，爱吵人。有一次，爹还打了娘两巴掌，娘烦透了，竟喝下一灯煤油，想死去算了。幸亏家里人发现早，给她往嘴里灌绿豆水和白



在这条小路上，爹娘共同走过了近70年。

炭土（一种白色的土，传说这种土和绿豆水能解毒），娘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才保全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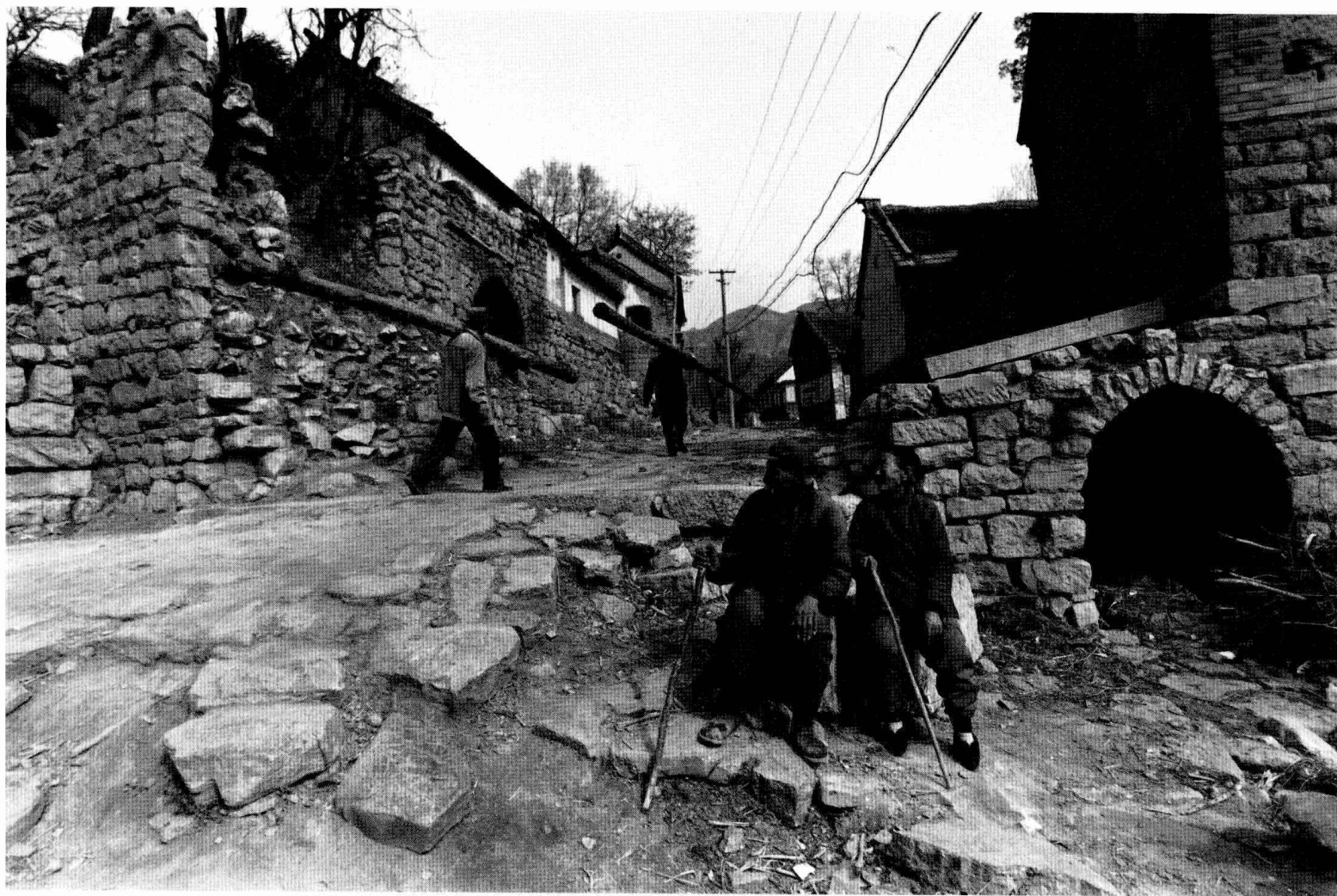
我问爹娘，你们想到过离婚吗？爹说：“没有，结了婚就像钉子砸到木头里，离啥婚。”娘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不都是这样，唉，俺这一辈子也受够他的气了。”

以后日子长了，他们总算“磨合”好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爹烦了，吵几句，娘算没听见就过去了，不计较言语高低的事。娘说，爹平时说话，扩着个嗓门喊，就像打架，可又怕他不吵，听他嗓门一小，就是身体有毛病了。爹娘吵嘴闹意见，从不当着儿女的面，他们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和和睦睦的。记得幼年和爹娘在一盘炕上睡，躺下后，他

们就开始说话，絮絮叨叨地说些家里外头发生的事，我总是在他们的说话声中入睡。早上醒来，还是絮絮叨叨地说话声，好像整夜没睡一样。不同的是早上说得都是夜里作了个啥梦啦，今天该干啥活啦之类的话。这时爹说话总是慢言细语。

“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爹娘变得形影不离了。我和二姐在外工作，把爹娘一块接出来住几天还行，要是只接出一个来，在外的一个就挂念家里的一个。邻居大婶跟爹娘开玩笑说：“你老两口属刺猬的，身上都有刺，却谁也扎不着谁。”

唉，这就是我的爹和娘！



爹娘生活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一个叫天津湾的山村里，我家在村南围墙外，这是南门旧址。爹说，村围墙是清同治6年（公元1867年）修建的。1958年上级号召大炼钢铁，为建炼铁炉拆除了南门。



宁静的小院，宁静的家，读过
几年书的爹不知从哪儿学来两
句诗，常挂在嘴边：“凤恋帝王
不长久，燕住寻常百姓家。”

娘的小脚

娘有一双小脚，一双被裹脚布缠断了脚趾的小脚。

娘6岁那年，姥姥开始逼她缠脚了。姥姥扯一条二尺来长的白布条，先从娘的大脚趾往里裹，紧紧地把他4个脚趾往下弯。娘疼得叫了一声，姥姥狠狠瞪了她一眼：“叫啥？还有不疼的！‘脚越小，亲好找，脚大找不着婆婆家’。”姥姥反反复复念叨着。娘说，她就只叫喊了那一声疼，从此，再疼也没叫过。刚缠脚下地走路，脚掌疼得不敢落地，娘只好两手扶墙用脚后跟跳着走。

过了几天，娘便自己缠，咬着牙缠得紧些，再紧些。每天晚上，还要照着姥姥教的方法，使劲地攥脚趾，说这样，脚趾弯得快。就这样，直到把两只脚除大脚趾以外，其他脚趾的骨头全都缠断、踩平，理想的“三寸金莲”才算形成了。这得需要一两年。

娘从6岁就缠脚，脚指甲长成了蜗牛的样子，爹经常为她修剪。从此，娘用“定型”的小脚走了80年。

